

明 黎

安 危 著



黎明

安 危 著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1959年·武汉

内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篇作品，是作者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创作，其中有几篇是在一九五八年才发表的。

“黎明”是写抗日战争期间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终于成为了一名坚强战士的故事；“祝寿”通过对当时延安一次集体祝寿的描写，反映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祈禱”描述了在敌占区受尽日寇折磨的一位老婆婆盼望解放和热爱八路军的心情；“老侯”刻画了一个热爱炊事工作，性格开朗、乐观的炊事员形象；“回到祖国前线去”是写曾同我们并肩抗过日寇的朝鲜同志李应秀，当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带着国际主义战士的荣誉，回到朝鲜去保卫祖国的故事。“抢修战”、“鸭绿江边之夜”、“到团指挥所去”、“在一个临时病院里”等篇，也都是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作品。

黎 明
安 危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3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 4 印张 · 83,000 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28,500

统一书号：10107·127

定 价：(6) 0.36 元

目 录

黎 明	1
祝 寿	37
祈 禱	43
老 侯	53
下乡的第一天	59
回到祖国前线去	75
抢修战	89
鸭绿江边之夜	89
到团指挥所去	98
在一个临时病院里	110
后 记	125

黎 明

——一个朋友的回忆

我們要生活，
便要战斗……

回想起来，我与黎明同志友誼的开始，和最后的离别，都是很偶然的。

那时我們都在临汾“民大”^①，虽是同乡，但一向并不認識。只听說他脾气很有点儿古怪，叫人不大容易摸透：他原来在武昌住“乡师”，中途却轉到一个艺专学音乐去了；对人很容易談得攏，但也容易跟人翻臉；此外，还时常爱发发議論，說我們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关头，誰都應該吃苦，但对自己却又很寬容，吃馒头还要偷偷地剥了皮吃。总之，人們看得很清楚，他那冷热病一来，就象打摆子似的，很厉害。有时候，他爱独自哼一只外国歌曲，老是“唔唔哦哦”的重复着一句 Sweet Home^②；別人問他唱什么，他便飞紅了臉，說声无

① 即民族革命大学的简称。梁繼山于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临汾创办，当时有很多进步人士去该校任教，临汾失守后，梁逐渐趋于反动。

② 英文，意即甜蜜的家。

聊，低头不再哼了。

因此，大家都說他是个怪家伙。

有一次，因为吃馒头剥皮，被人发觉了，伙委批評了他；他不接受，反說这是“小题大做”。于是立刻引起大家反感，人們紛紛圍住他。特别是北方同学，更看不慣，責难和俏皮話象过年嗑瓜子似的，对他紛紛噴射出来：“不能吃苦，叫我野干脆蹲家里別出来！革命呢？”“哼！吃不中味还兴揭碗哩，剥点皮算个啥呀！”

“你少管！我吃我这一份，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开始，黎明一点也不服軟，看誰凶他也凶，来一句駁一句。后来人多口杂，看看頂也頂不过了，他那瘦瘦的臉血前臉，突然一下煞的煞白，好象剥了皮的瓜子仁似的。只顧一門干叫道：“啊？怎么样？怎么样？”气得張口結舌。瞪得又圓又大的两只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汪汪的冒出一层泪花来……

但他并不示弱。他牙巴骨一咬，鼻子里哼一声，到底忍住了快要掉下的眼泪。这坚强忽然使我发生一种好感。無論如何，謾罵并不等于批評。何況有的人也太偏激，仿佛“打落水狗”一般。我拦住說了几句，一場小小风波才告結束。黎明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便低头刷他的碗筷去了。

这是我們認識前他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不过，我們友誼的开始，还是在一次行軍演习的时候。

一个春雪后的晴天，我們出发到汾河那边二十里的姑射山去。过河的那座土桥很窄，队伍換成单行通过的时候，要等好久。我們聚集在沙滩上，遙望着姑射山远远地臥在我們背后，变得又矮又小。太阳快落山了。山頂上的積雪閃着茫

花点点鳞片似的光辉，异样地耀人眼睛。

在一棵老杨树后面，突然一个掉队的人一步一拐地走来了。眼看要轮到我們过河，我连忙喊着：“誰呀？快啊！”走近才看出是黎明。他那样子，简直狼狽不堪：把枪横挑起来，象个挑货郎担的，一搖一摆。嘴巴好象吹糖人的样子，鼓起多高：“唉呀，呸，呸！这脚簡直不是我的！……”他一边扶着枪，一边呼着甩他的脚。

“是鞋里灌进砂子了吧，你脫了看看呀？”

“还看呢？”黎明皺皺眉头，抱屈地說。“連屁大个工夫都沒有歇嘛。”

“快松綁腿，現在还来得及……”

他剛弯腰，就开始过桥了。跑过河的人，迅速在对岸集合起来。“快呀，天黑了！”在哨音的催促和喊声中，我們嘖嘖地跑着，只听桥下冰块，震得嘶嘶啦啦的响。

我一面攆着队伍，忽然后面有人叫我：“老王，王之平！”回头一看，黎明正坐在桥畔一块大青石上，对我乱招手。原来他大脚趾了里，打了个血泡，鼓溜溜的，約有銅扣儿大小。他赤着脚翻过来給我看的时候，只顧呆呆地叹气搖頭：“唉，真伤脑筋！”

他忧郁地望着那远远揚起沙尘的队伍，臉色突然象曠寞的沙灘一样阴沉起来。

“慢点，別动，”我說。“我去找枣刺来！”

“唉，真糟糕！”他又沉重地叹气，独自咕嚕着。

队伍唱着歌走远了。当我从野酸枣树上拔下枣刺，黎明却大声叫道：

“快來吧！——不用啦，不用啦。……”

“寒刺！……寒刺沒有毒哇！”

“行啦，”他苦笑着立起來，“我用符號上的別針搞破了。真是，搞得這樣狼狽！”

于是我替他背着槍，扶他走了幾步。太陽最後一縷光亮已經從一片隆起的沙丘上收匿了，城雉遠遠地模糊下來。一路上，他好像有很多話要說，但見我腳步放快了，便又倒抽一口冷氣，自言自語地說：“唉，這將來怎麼辦羅！”

“那有什麼，將來再說將來的。”我隨意說着。

“不！”他反認真起來，搖了搖頭。“這多遠一點呀，你想！將來一定更艱苦……”

聲音里充滿煩惱和懷疑。慢慢走着，我們又彼此談到各人的家庭情形。他聽說我家庭寒苦，讀不起書，時常從昏暗中向我投來一瞥同情的眼光。而他呢，也象所有卷入抗日浪潮的知識分子一樣，一方面深深懷戀着家，一方面又以離開家為光榮。所不同的，是他與革命還有一段血緣關係。他有一個哥哥，死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的時候。從那以後，他母親便對他嚴加約束——用溺愛和眼淚撫養着他，不讓他參加任何社會活動。這樣，他二十多年竟沒有離過家門一步。但是，抗戰爆發了，接着是南京失守的消息，于是他心頭充滿苦悶，徬徨在兩種極端矛盾的狀態里：對母親的留戀與對失敗者的憤怒。那時候他對現在的展望，正象現在對於將來的煩悶一樣，而他終於跨過了過去的一步。

這次行軍，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徒步遠行。在未打起腳泡之前，他還想寫信回去，希望安慰安撫老人，說他在北方最

艰苦的环境里如何度过来了，而且健壮起来。但现在——这希望落空了！他觉得他不能欺骗自己。

“母亲最爱我，”他激动地说。“因为从来没有远离过她，所以她总不放我走……可是那时候屁股上老象扎了刺一样，坐卧不安！——哪里呆得住呀！……有一次我说要救亡，母亲就不依我：‘救什么亡呀？’她骂我，‘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后来一提起哥哥，她就哭了。唉，幸亏我母亲身边还有个小弟弟，要不然，她……唉，不谈这些吧！”

一路我们谈得很热烈。随后扯到恋爱问题，就越发收不住嘴。他在艺专曾有一个湖南爱人，敌机轰炸武汉期间，他爱人跟她的家返回原籍去了。也许这也是刺激他北上的原因之一吧，不过，他却不愿承认这点。接着，他解嘲似地笑道：

“我看哪，在这样动荡时期，还是光棍一条潇洒自在！”

赶进城来，天已大黑。我去找了几个冷馒头，一边烤，一边啃。正吃得津津有味，黎明忽然悄悄地溜进屋来，一把抓住我说：“走！放下，放下。到街上去吃点大米饭……”硬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走。

街上灯火辉煌，夜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鼓楼象一只远洋的巨舰，沉浸在灰暗寒冷的夜空，沉浸在十字街头一片沸腾的叫卖声里。两旁的小贩们，象唱对台戏似的，这边叫：“噢，蕎面饴饴！”那边叫：“噢，热馍！刚出屉的热蒸馍！”

“看，净这些玩艺！”黎明撇了撇嘴，便径直把我领进一家小馆去。他点了菜饭，就兴致勃勃的跟我喝起酒来。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他吃不惯面食，老打饥荒，所以一个人常下小馆。

“不过，既然到了北方，”我劝告他说，“我们就要习惯北方的生活。还是要多方面的锻炼……”

“不，我觉得……这根本是水土关系！”他红着脸说，神色不大自然地踱地站了起来。“你忘了你也是吃大米饭长大的吗？我不相信你真的过得惯……”

“当然，起初也有点过不惯，不过我有这个精神准备：吃苦！”

“哦，你以为我就不能？——笑话，你真小看人！”他十分冲动地说，“假如我怕吃苦，哼，千里迢迢，我跑出来干什么，我来赶热闹来了？……你说，你承认这个不？这是个大前提。是不是？”

“但是，大前提也好，小前提也好，一切都是具体的。”我争辩说。

“不，我看你有点机械！……”

也许我当时口气太硬，伤了他的自尊心吧，大约两三天他躲躲闪闪地避着我，没有打过照面。后来，开完一次学习讨论会，他来向我借“大众哲学”，很热情地谈起理论的重要。而且感慨他过去凡事“不求甚解”，如何太吃亏啦，等等。总之，他说了许多出自肺腑的话，我也从心里很喜欢他。

可是战局的转变，却越来越坏。临汾吃紧的前夜，在一个慌乱的晚上，黎明乘最后一趟列车，从风陵渡过河走了。我呢，便一直跟学校退却，后来到延安进了抗大。

黎明的仓惶退走，使我当时很难过。我想，一个人既然睁开了他心灵的眼睛，为什么不再扩大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呢？……而那天也的确太慌乱，整整一天，都是在警报和轟

炸中度过的。彼此誰也沒有見面。他臨走之前去我那里，偏偏我又不在，上街买捆背包的繩子去了。回来看見他还来的“大众哲学”，才发现書里夹着一条小紙片，潦潦草草地写了几句話。除了說身体不好，其中还感慨地写着：

……走了！战争这样无声无臭的退却，我也无声无臭的退却吧！……

他就这样走了。带着失望与悲憤！

二

不久，我在抗大毕业，和我同来延安知道黎明的两个同学，也分配走了，我留在学校工作。关于黎明，沒有人再提到他。

一天下午，我隔壁宣教科来了位客人，是剛从大后方来的，差不多談了一下午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趣史奇聞。我也塞滿了一耳朵。吃罢晚飯，一个人在坪台上散步的时候，又不免联想到黎明。漸漸他的影子，也从那位客人描述的悲慘画幅上象电影似的跳了出来。“也許他回到武汉去了吧？”我想。

“他有他的路呀！……”我一面往回走，一面觉得自己象受了极大侮辱，恨不将那些印象和不痛快的事，一脚踢开去。

这时候，在路旁壁报栏跟前，一个穿身草綠色軍服的頗长背影，怪閃眼地晃了一晃，又聚精会神地紧紧貼在那儿。“誰呀？”我想，“哦，外面来的同志！大概在看那張新貼的‘生产导报’……”我不禁又看了看他那身引人注目的服装，匆忙走过去。

但接着，那人也大步赶了上来；我忙靠着土壁，准备让路。然而无意中我們彼此互相打量的时候，那人一扬脸，我立刻楞住了。那就是黎明。我心里受到一种强烈的异外的情感的袭击而轻微地震颤起来……

“啊……老王！”

“哎哟哟，原来是你呀！”

我們的手，都同时握住了。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他来了！……我为我刚才的思想压迫着，动荡着；他越是握紧我的手，我越是心里不安。我连忙拉他走进窑内，点燃了桌上的油灯。

黎明坐在灯前，脸红朴朴的。样子还跟一年前差不多：尖下颏，宽额角。只是细看起来，原先丰满的脸窝，现在塌下很多了。他兴奋地把军帽往后一推，搔着头笑道：

“你想不到的吧？呃？……”

“真是……真是沒有……”

“是呀，”他叫着說，略带点拘束。“不但你想不到啊，同志！很多事情都是……唉，难說！总而言之，我吃了亏就是了。”

黎明說說頓頓，有时竟激动的口吃起来。看我递給他卷烟，他象一个記性很坏的老头，口里不住“噫，噫”叫着，一边拍着衣兜找寻什么；最后掏出一个絳紫色烟盒，連忙夺去我手里的卷烟說：“噫噫，吃这个！”塞过来一支香烟。

原来他来延安好几天了，已經进了抗大。因为打听出我在这里工作，他才找上山来。

接着，他吞云吐雾地又吸着支烟，就跟我談起他怎样过河到了西安，以及在那里几乎被捕的遭遇。

“我告訴你，真他媽的險啦！”他拿起烟盒拍了一下：“那

时我身边还有点錢，到西安我就找个小客棧住着；一来錢少，二来人少。有天我在鼓樓底下看報，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我肩膀拍了兩下；回头一看，是先前民大的同学。人并不熟。可是他馬上拉着我的手，問長問短，怪亲热的样子；我这人也是——太天真！你对我亲热，我也对你亲热。慢慢談到工作，原来他在‘三青团’！——我隨便說了一句：‘哦，那好。’他就貼上来了：‘怎么样？你也去吧！’馬上就要介紹我。我当时一楞，心想：算了，远点吧！咱們不会吹牛拍馬……于是我灵机一动，找了个借口，說我正報名投考什么什么，等以后再說吧。……其实你想，这种人最会察顏觀色，大概看我神色不对，冷冷一笑，就走了。我心里馬上就有一块疙瘩，覺得不太妙。但又一想，难道是我神經過敏嗎？自己也說不上。你想，我哪里懂得这些鬼名堂呀？

“可是問題就出在这儿！当时我暈暈糊糊走了一会，那颗心呀就象不是我的，七上八下，老不落体。后来走到阿房宮，我就自己安慰自己：‘管他呢，看場电影再說吧！’进去，人还很松爽，我就选了中間一排坐下。你知道：放映之前，照例是有‘蔣委員長’的‘玉照’的，哈，全場肅立，象他媽作‘紀念周’似的！你有啥法？只好把屁股抬一抬呀，我腿子还没有站直，人家屁股早七里喀噠坐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我回过头去，突然发现那个要介紹我的家伙，也来了；旁边还坐着一个戴黑礼帽的。我不由得渾身一陣发麻，暗想：是我看錯了嗎？我勉强鎮定下来。……过了一会，光綫突然很亮，正演的雪景，为了証实是不是我多疑，我鼓起勇气一边咳嗽着向后扫了一眼。——正好！那戴黑礼帽的正瞪着眼盯我哩……哎呀，

那一对眼睛，象鬼火似的，可怕极了！”黎明一巴掌拍在腿上，恐怖地叫着。“简直是一条狼！——我想，这下糟了！屁股再也坐不住了，便假装小便，从‘太平門’拐了出来。一直溜进一条小胡同，我才吐了口气……”

“那个狼……”我插問道，“沒有再釘你呀？”

“你听我說嘛，”他微微笑了一笑，“我哪兒敢回頭啊！我只想怎样保护自己……本来，我也不是共产党，但我一想起我哥哥，所謂‘宁杀一千，不漏一个’的血淋淋教訓，我立刻警惕起来。最后我走进一家書店，才慢慢平靜下来。翻了翻書，也沒啥好买，尽是什么‘春秋大义’之类的貨色！再有就是一些黃色刊物，——我忽然灵机一动，就买了它两本，还特別挑了一本‘抗战与文化’……”

我打断他說：“你买那干什么？那是最反动的刊物！”

“有道理呀，”他眉飞色舞地，又接着換了支烟。“听說，把这些玩艺盖在进步書籍上，如果檢查你，它就是很好的‘保护色’。因此我想，管他，試試看！出来吃了点东西，就回客棧。我住在楼上，房子很暗，天不黑我就把蜡烛点着了。灯芯剛扯上油，亮了；只听楼梯咕咚咚一陣响，脚步声乱糟糟的。其中有人問：‘在哪个房間？’我想：完了！真他媽釘上来啦！……心里很慌亂。我赶紧把买来的那两本杂志摊开，放在我座位上。接着，脚步咕咚咚一上楼，就拐弯了；不是！自己也不覺好笑起来。‘难道是我自己心造的幻影嗎？——不，这里决不能再呆下去！……’总之，我想了很多很多。随后，我便坐下来翻看那些玩艺。剛揭開兩頁，門响了。‘誰？’我一边問，門就推开了。在茶房屁股后头，同时跟進两个人来；第

一个是光头，背着手，黑礼帽拿在手里；另外一个瘦个子，一进屋就闪在一边悄悄站着。茶房沙声哑气地介绍着那个光头说：“这是糖先生，随便看看……”其实用不着，我早看出他就是在电影院勾情的那个胖家伙。我立刻站起来，请他们抽烟，“哦，请抽！坐坐。”怪得很，我好象突然不晓得从哪里来了一股子蛮劲，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那个狐眼睛，心也不跳了，平平静静的。只是悄悄等着，开始幻想着万一把我逮捕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家伙吸着烟，把帽子戴上，看见桌子上的杂志，便开腔了：“啊，你先生很用功的？”眼珠子一边到处溜着。接着堆下满脸假笑，装做欣赏我用什么功的样子，把杂志拖在桌旁，一边翻来倒去地看，一边询问我准备投考什么学校；我又象对那个三青团的小子说的一样，胡诌了一通。那家伙不住哼哼哈哈地点点头，眯着眼打量我。大概一时还没有找出什么岔子，最后他犹豫地站起来，把杂志卷在手里，轻轻敲着，突然赞叹地说：“唉，这杂志真好！……你能借给我看看吗？”——哈，我能说个啥？真见他妈的鬼！他一面说声“打扰”，一面揉揉他那肉头鼻子，好象很不甘心地对那瘦个子暗暗撇一撇嘴，转身走了。”

“怎么？没有再找你吗？”

“再找？嗨，”黎明摇摇头，意味深长地笑着。“不过想再找也找不着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搭车到宝鸡去了。”

他猛地立起，跑去挑开门帘，大声地咳嗽了两声。外面月亮很圆，一片月光象玲珑的白兔无声地鑽了进来。屋里烟气，搅在月光里，好象一缕缕白纱带似的，满屋飘动起来。

“还是你好啊！走了近路……”黎明回过身来，突然叹口

气說。“你看，——別的不說，光我这头发也比你多掉几根哩！”

我把油灯剔亮了一点。他把头故意撇过来，果然在他額角上开始有着秃頂的痕迹，有一小块特別油光放亮。

“現在想起来，真象做了場恶梦！”他納悶地說。

“現在可不是做梦……”我不禁笑起来。

“哈哈！再要做梦，我也不会再做那些啼笑皆非的恶梦啦！——我要做战斗的梦，你知道，战斗的梦！……”

他激动地滿屋走着，仿佛他真的象个威武的軍人，气昂昂地挺一挺胸，把高举的臂膀猛地向我劈来。我对他笑了一笑。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一屁股躺到我床上，同时大笑起来。他一会儿两肢摊开，一会儿又把两手捏得“吧吧吧”脆响。这个心灵受过折磨的人，一下变得快活起来了。

三

过了一天，恰好是星期日。我便邀黎明一道出去玩。

这天早晨，霧气很大。白团团的霧籠一直罩齐山根。大霧弥漫了整个山城。清凉山完全沉浮在一片白茫茫的霧海，气流稀薄的地方，才隱約現出一抹山的輪廓的暗影。

我們从霧气重重的包圍里走下山来。呈着粒状的霧氛，象紛紛揚揚飄游着的柳絮一般，扑在臉上，怪痒痒的。黎明一路跳跳蹦蹦，仿佛一个天真的小孩子，正在那里扑捉流螢，向不斷襲来的濃霧縱声叫喊着：“哎呀，真好玩！好象一把就能抓着！”

下得山来，霧气似乎輕了一些，不过对面还是看不見人。有的地方慢慢蒸发了，在我們头上一片朦朧的天空，漸漸开始綻出一綫藍天。这时候，天藍的多么受人啊，就象是云霧

里开的野兰花；而且多么低呀，简直一伸手就能够得着！

黎明虽然来了好几天，但和朋友一起正經逛逛，这还是头一遭。我們一路談着延安的气候、学校、劳动、党中央首长、八路军的名將領，以及他們生动活潑的大报告，等等。我就好象是他一个临时顧問，他問到什么，我們就談什么。可是談着談着，一轉身，人不見了。以至我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簡直使人生起气来。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充滿兴致的注視着一切。当他碰見一个美术广告，一張街头壁报，一个拿紅纓枪放哨的自衛軍，或一个唱歌的小鬼，他馬上停下来，用一种探究的眼光好奇地張望半天。于是一边心不在焉地頻頻回头盼顧，一边发出一声情不自禁的贊叹。有时我稍稍走远一点，他不是叫站住，就是用不客气的口吻喊道：“喂喂！这个老兄！”又气喘喘地跑过来，接着問我这个，問我那个。

“这回該你啦——咱們交換条件……”

“不，还得依我的！我是客人，你是主人！”

我們就这样开着玩笑，一边慢慢地向延河前进。

“真偉大呀！”我們繞过城牆面对着河那边依山起伏的层层窑洞，黎明又不禁呼喚起来。那儿太阳穿过云层，霧气正从每个山头逐步消褪着。“你看这些土‘洋楼’！……”他象一个詩人，一面自言自語地贊賞着，一面又喊着我，說：“老王，我告訴你呀！剛来那天晚上，我站在山头，远远看着那一排排窑洞，灯光一个接着一个，一层挨着一层，唉呀，那个美！……我恍惚回到了武汉，象站在黃鶴楼上对着江岸的夜景一般，真漂亮！”

他联想的似乎很多。并且表示，他很想作首歌曲来歌頌